

控制还是适应：次级控制研究的两种取向*

杨沈龙 郭永玉 李 静 白 洁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暨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武汉 430079)

摘 要 次级控制是人在控制动机受威胁时的一种应对策略,它最初被定义为个体试图适应世界,顺应形势的过程。该概念在发展中被赋予了不同的解释,产生了所谓控制取向与适应取向的分歧。这两种取向在次级控制与首要控制的关系,次级控制与控制感的关系,以及次级控制的跨文化一致性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近年来补偿性控制模型与健康领域的次级控制研究分别在概念上和功能上提供了整合两取向的可能性。未来研究应致力于进一步整合两取向的定义,扩展其研究的视野,并通过更多地使用实验法,来加强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关键词 次级控制; 控制取向; 适应取向

分类号 B844

控制(control)可以说是人类进化和人生发展的永恒主题,长久以来人类始终在寻求和体验着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客观世界与主观需要的统一。具体到我们每个人,大到人生目标之实现,小到拿起一个寻常的物体,都可纳入控制的范畴。心理学界很久以前就开始关注控制对人的普遍意义, Watson 和 Ramey (1972)的研究曾显示,两个月大的婴儿就能对于具有行为—结果一致性的事件感到满意;而颇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 Ryan 和 Deci (2002)更是明确地将控制(control/competence)与自主(autonomy)和关系(relatedness)一起定位为人类三大基本心理需求,足见控制对于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即使是拥有很多资源的人也不可能掌控一切,而低地位群体的控制动机更是经常无法得到满足,人类总会面临失去控制感的威胁。不过在这时,人们也不一定就陷入了控制感丧失后的深渊,人们依然能正常地生活。那么这种放弃控制又能泰然处之的行为模式,在心理学中我们应

该如何理解它呢?

1 次级控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理论、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和控制动机(motivation for perceived control)的研究盛极一时,学者们普遍认为人对于取得主体行为与客体环境变化的一致性有着天生的需要,进而大量地关注控制感给人带来的重要心理意义,且将失去控制感时人所表现出来的被动、退缩和服从等行为,视为非适应性的。但是 Rothbaum, Weisz 和 Snyder (1982)向这一传统观点发出了挑战,他们认为改变客体不是带给人控制感的唯一途径,被动、退缩和服从等行为看似是放弃控制的表现,实则也是一种对控制感的追求。基于这一观点,他们将控制分为首要控制(primary control)和次级控制(secondary control)。首要控制指的是个体试图改变世界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即传统意义上的控制;而次级控制被作者界定为个体试图适应世界,顺应形势的一种过程。

Rothbaum 等(1982)创造性地将这种对主观世界的调节(次级控制)也纳入到控制的范畴中来,对后来研究影响深远。但可以看到,次级控制与传统意义上的控制(首要控制)还是有明显的不同,

收稿日期: 2012-11-06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不同社会阶层分配不公平感的归因模式及应对策略”(71171094)。

通讯作者: 郭永玉, E-mail: yyguo@mail.ccnu.edu.cn

以至于在对其进行概念界定和基本理论构建时,研究者们产生了不同的思路,以及基于不同思路的众多实证研究。这种局面持续了20多年之后,Morling和Evered(2006)提出,过往的以次级控制为主题的研究可以大体分为两种取向:更多地强调次级控制与控制感有关的控制取向(control-focus)和更多地考虑次级控制是一种对外界环境的适应的适应取向(fit-focus)。而由于多年来两大取向分立,各自持着不同的定义,使用着不同的研究工具,因此得出的一些结论也难以共存。

2 控制取向的次级控制

总体来看,当今的控制取向的次级控制研究是以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Motivational Theory of Life-Span Development, Heckhausen & Schulz, 1995; Heckhausen, Wrosch, & Schulz, 2010; 王大华, 申继亮, 陈勃, 2002)为基础的,近几年控制取向的研究几乎都是在该理论概念和测量框架下做出的。

2.1 概念及测量

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中的次级控制指的是能够正向影响控制感(提升控制感或缓冲控制感的下降)的自我调节策略,而在整个理论中,作者划分了人的4种控制策略(本文中的控制策略指个体在特定情境下采用首要控制还是次级控制的选择),包括选择性首要控制(selective primary control),即直接的外部努力、技巧与坚持;选择性次级控制(selective secondary control),即通过自我调节使自己执着于所选择的目标;补偿性首要控制(compensatory primary control),即寻求帮助或者其他不寻常的方式来克服首要控制资源的不足;补偿性次级控制(compensatory secondary control),即脱离目标,并通过自我调节来保护自己的控制感(Heckhausen et al., 2010)。这种划分方式和对次级控制的界定是被控制取向研究者普遍采纳的。它的前三个都是目标卷入过程;而补偿性次级控制是目标脱离过程,又分为远离目标和自我保护两部分,有时这两部分在研究中又可分开测量(Tomasik, Silbereisen, & Pinquart, 2010)。补偿性次级控制有着比较明显的关于适应的成分,但在目的上是为了保护控制感;而选择性次级控制则和适应取向的次级控制存在根本不同。

控制取向研究中使用得最为广泛的是

Heckhausen, Schulz和Wrosch(1999)编制的首要—次级控制优化量表(Optimiz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Control, OPS)以及以此为基础一些发展变式(Chipperfield & Perry, 2006; Chipperfield, Perry, Bailis, Ruthig, & Loring, 2007)。这一量表评估人在面对具体问题时采用上述4种控制策略的倾向,以及对不同策略优化选择的能力。我们下面所列举的控制取向的实证研究,几乎都是以这一系列问卷作为测量工具的。

2.2 次级控制与首要控制及控制感的关系

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是以人对实现目标的控制为核心来诠释人的全程发展,探讨了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面对不同的个人目标和机会选择,人的一整套行为模式。这一理论把控制这一主题提高到了统领人生发展的高度,将人对于人生关键问题的处理全部用寻求控制、施加控制、体验控制(成功时)和保护控制(难以成功时)等角度来解释。这其中既包括首要控制也包括次级控制的作用,二者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任务下经过优化选择,共同帮助人实现着目标,同时保持着对控制的追求。相对于首要控制,次级控制处于配合辅助地位,它的作用是提升控制感或者缓解控制感的下降: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选择性次级控制会通过提升控制感来保持首要控制的努力;而当个体对某个目标的追求难以实现时,他会选择退出目标,这时补偿性次级控制又会出来保护个体的控制感。正是在这样一种追求目标—自我激励—退出目标—自我保护的过程中,人们在经历着一个个控制感的循环(Heckhausen et al., 2010)。

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提出前后,有很多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该理论的一系列观点。首先,研究者们通过纵向设计,证实了人追求控制的首要选择性,而且这种选择和追求会带来从行为结果到身心健康的一系列积极作用(Haase, Heckhausen, & Köller, 2008; Haase, Poulin, & Heckhausen, 2012; Wrosch & Schulz, 2008)。之后,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恰当地使用选择性次级控制能够使个体更好地追求所选择的目标,研究者(Hall, Perry, Chipperfield, Clifton & Haynes, 2006)以大学生为样本的研究显示,通过运用积极重评(符合次级控制的定义,可以纳入次级控制的范畴)的策略,学生们能够更执着于对学术目标的追求。Poulin和Heckhausen(2007)的研究也表明,家庭压力事件

可以降低毕业生找工作时的首要控制努力,但是选择性次级控制可以调节这一效应。

而当某个目标的追求难以实现时,个体会选择退出目标,这时补偿性次级控制又会出来保护个体的控制感。研究表明,当被试感到遗憾已经无法避免或克服时,倾向于采用向下社会比较的策略(次级控制范畴),并会开始追求新的目标(Bauer, Wrosch, & Jobin, 2008; Bauer & Wrosch, 2011)。另一项对于学生群体的研究也表明,那些考试失败的考生通过使用次级控制策略很明显能够增强生活满意度,他们会很快走出原有的失败,将动机及情感资源投入到新的目标追求中(Tomasik & Salmela-Aro, 2012)。

总之,在那些关注人生重大目标的研究中,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得到了比较一致的支持:控制感是人毕生不停追求的,首要控制在此追求过程中扮演着首要作用,而次级控制在首要控制的背后起着补充和调节的作用。

2.3 跨文化差异

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自提出以来,影响很大,但也招来了一些争议(Gould, 1999; Morling & Evered, 2006)。这些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该理论的跨文化适用性上,也就是说,不同文化群体的控制策略和对于控制感的强调是否是一致的。对于此,Heckhausen等人(2010)认为,该理论具有着良好的跨文化适用性,不管是何种文化下的被试,他们对于控制的追求和控制策略的使用是一致的。

通过实证研究,该理论的研究者得出了一些直接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通过对土耳其和欧洲的被试同时施测首要—次级控制优化量表,研究者看到两个群体处于同一年龄段的个体使用着相似的控制策略(Ucanok, 2002)。来自中国大陆(Wong, Li, & Chen, 2006)和泰国(McCarty et al., 1999)的样本也显示,东西方被试在选择首要与次级控制上无总体差异。而另一项关于伊博族妇女在尼日利亚内战中心理与行为的质性研究,也体现出了该群体使用的控制策略明显地符合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的描述(Achebe, 2010)。

但是上述结果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跨文化组间比较,于是就有研究者(Morling & Evered, 2006)质疑这种组间比较的准确性问题,因为同一文化下的被试通常只和自己文化内部的人比,这就可

能导致他会根据自己在自己所在文化群体的相对水平来主观报告自己的控制策略使用水平,这可能使得东方人总体上高估自己对于首要控制的使用频率,而西方人则恰恰相反。基于此,似乎进行被试内的使用首要控制和次级控制的比较更有意义。

3 适应取向的次级控制

3.1 概念及测量

与控制取向的观点不同,适应取向的研究者普遍认为次级控制与控制感无关,而仅仅是一种对环境的适应。Morling和Evered(2006, 2007)将次级控制界定为接受现实而不去改变它,并且调节自己以适应环境。该定义被适应取向阵营内较多研究者所认可和使用,也成为了近几年适应取向的代表性主张。但总的来看,适应取向下次级控制的研究略显分散,研究者们虽然都承认次级控制是一种适应,但所用的操作性定义也有一定差别。

目前在次级控制研究中使用最广泛,也是适应取向测量方式的代表性量表是压力反应问卷(Responses to Stress Questionnaire, RSQ; Connor-Smith, Compas, Wadsworth, Thomsen, & Saltzman, 2000)。该问卷综合考虑了个体在面对压力时的各种意愿性和非意愿反应,并通过因素分析的方法,确立了5个反应维度类型,其中就包括次级控制维度。在次级控制维度中,包含有认知重构、往好处想、接受、分心这4种应对方式。可以看出,按照Morling和Evered(2006)的界定,分心不属于次级控制的范畴,因为分心是将矛盾搁置,而并非主体有意去改变自己迎合客体。

除了压力反应问卷,在实证研究中适应取向的研究者也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能够反映次级控制内涵的问卷来作为研究工具,如Tobin和Raymundo(2010)采用和谐控制量表(Harmony Control Scale, HCS; Morling & Fiske, 1999)来反映次级控制,将次级控制看作一种最终主体接纳了客体的状态;又如Wang和Gan(2011)以及Litman和Lunsford(2009)采用颇有影响的应对策略问卷COPE(Carver, Scheier, & Weintraub, 1989)中接受和重新解释两个维度来测量,与Morling和Evered(2006)的界定刚好吻合。

3.2 次级控制与首要控制及控制感的关系

次级控制与首要控制的关系如何?尽管一些

适应取向的实证研究报告了二者的正相关关系 (Dufton, Dunn, Slosky, & Compas, 2011; Jaser, Champion, Dharamsi, Riesing, & Compas, 2011; Jaser & White, 2011; Wadsworth & Santiago, 2008; Yao et al., 2010), 但这并不代表二者本质相同。相对于控制取向认为次级控制是首要控制的备用手段, 适应取向更倾向于认为二者是完全不同的策略。Morling 和 Evered (2007)指出, 次级控制是接受现实适应外界, 而首要控制是改变客体迎合自己的需求, 二者作用方向完全不同, 也不能认为次级控制仅仅是首要控制的补充。

也有一些研究使用适应取向的界定, 证明使用首要控制与次级控制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研究者 (Lacković-Grgin, Grgin, Penezić, & Sorić, 2001)通过选取从 19 岁到 64 岁的样本, 证明了次级控制使用会随着年龄增长, 而与首要控制的使用无关。Miller, Kliewer 和 Partch (2010)的研究考察了 9-16 岁的儿童对父母冲突的应对策略, 也表明次级控制与退出 (disengagement) 等消极应对方式相关, 而与首要控制无关。还有的研究使用跨文化的样本, 得出首要控制与次级控制策略使用具有负相关关系 (Lam & Zane, 2004)。不管哪一个结论, 上述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对相关关系的揭示, 鲜有研究者对于此问题做出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从适应性上来看, 施加控制对人的心理意义在于获得控制感, 因此首要控制和次级控制的关系更多是一个理念争论, 而这一问题的本质是次级控制与控制感的关系。控制取向对于次级控制的定义就是能够正向影响控制感的自我调节。那么, 适应取向呢? 这种对于失控环境的适应能带来控制感吗? 他们的结论多是否定的。在一项实验研究中, 来自于美国和日本的被试被分为两组, 一组回忆自己的首要控制经历, 一组回忆自己的次级控制经历, 之后的测试表明, 只有回忆首要控制的被试提升了控制感水平, 而次级控制只能提升被试的社会联系感, 并不会引起控制感的升高 (Morling, Kitayama, & Miyamoto, 2002)。在另一项研究中, 被试的和谐控制 (Harmony Control, 类似于只强调接受的次级控制) 的水平与对其控制点的测量结果无关, 也可支持这一结论 (Morling & Fiske, 1999)。Morling 和 Evered (2006)也曾提出质疑, 他们认为次级控制可以给人带来宁静感、认知满足感和自我与环境的一致感, 它的概念不

一定非要围绕着控制感来界定。

3.3 跨文化差异

上文提到, 许多支持控制策略使用无文化差异性的研究是基于不同文化群体间比较的结果, 而在适应取向, 这种组间比较的数据支持跨文化差异性的存在, 结果显示东方人更倾向于运用次级控制 (Spector, Sanchez, Siu, Salgado, & Ma, 2004)。Morling 等人 (2002) 的研究综合比较了文化内和文化间的结果, 主试让被试自由回忆他们影响结果和适应现实的实例, 结果日本被试更多地回忆的是有关适应的事件, 而美国被试则更多地回忆起有关控制的事件。有研究显示美国人倾向于认为那些遭遇了飓风威胁却还不选择搬家的人是缺乏能动性的, 是消极的, 而这种顺应外界环境而不搬家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次级控制策略 (Stephens, Hamedani, Markus, Bergsieker, & Eloul, 2009); 与此相对, Morling, Kitayama 和 Miyamoto (2003) 的文献却报告了日本语言中就无“控制”一词。来自其他领域的研究也表明, 在对不确定性的规避上, 东西方被试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Lamoreaux & Morling, 2012), 而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可以看作是勇于在低控情境中寻求控制的前提。

控制策略具有跨文化的差异性也得到了相关理论的支持, 如关注不同亚文化群体控制策略的转换——坚持模型 (shift-and-persist model, Chen, 2012; Chen & Miller, 2012)。这一模型可以看成是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的互补理论, 它强调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而言, 因为在他们的童年时期就学会了运用信任他人, 调节情绪, 寄望于未来等策略来应对逆境, 所以在他们的行为系统中逐渐形成了优先考虑转换 (接受压力源, 并且调整自己来面对它, 即次级控制), 而结合以首要控制来解决问题的风格。这也侧面支持了适应取向的观点: 人追求控制虽然是与生俱来的, 但后天经历和教养, 也可能使人的控制策略发生转变, 不排除特定群体偏爱次级控制策略。

还有一类研究, 其结论可以进一步丰富我们对次级控制的认识。这些研究并不是将首要控制与次级控制放在一起考虑, 而是将次级控制的比较对象换成了寻求社会联系这样充满集体主义意味的变量, 结果是虽然也说明了次级控制的使用有着文化差异, 但却与上面的结论相反: 次级控制更多地与西方文化联系了起来, 而东方被试更

倾向于寻求社会关系。在对日本和美国孕妇的一项追踪研究中,结果表明两国的孕妇在面对孕期压力时均放弃了控制,但美国孕妇青睐次级控制,而日本孕妇则更寻求他人支持(Morling et al., 2003)。在另一项考察基督教对于东西方信徒不同影响的研究中,也得出了基督教带给了欧裔教徒次级控制,而使得亚裔教徒更多寻求社会联系的结论(Sasaki & Kim, 2011)。

这样看来,适应取向的次级控制似乎有其两面性,它有关系取向的色彩——使用次级控制有利于带来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有个人主义的特点,因为它毕竟是一种依靠自己的应对方式。种种复杂性的存在,使得次级控制的跨文化问题尚需更多的实证研究来慢慢揭示。

4 两取向的分歧与整合的可能性

4.1 两取向的分歧

综合分析两取向下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存在于它们之间的三点分歧。第一,在次级控制与首要控制的关系方面,控制取向认为次级控制是首要控制的“次级”,是在先选用了首要控制但不能实现控制时个体的一种备用手段;而适应取向认为,次级控制与首要控制是独立而并列的,二者作用方向本就不同,一个是改变环境来满足自己需要,一个是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第二,在次级控制与控制感的关系上,控制取向明确指出,次级控制就是为正向调节控制感(努力时提升控制感,放弃努力时减缓控制感降低)而存在的;而适应取向认为次级控制的使用不会改变个人控制感的水平。第三,控制取向认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的控制策略是一致的,都是遇事首先考虑用首要控制来解决问题,而辅之以次级控制来应对难以控制的环境;而适应取向认为西方文化更强调施加首要控制,东方文化则更倾向于使用次级控制。

但是也应看到,两取向的次级控制也有不少相同之处,比如都常与低控情境相联系,都是一种定位于心理内部的应对策略等。而它们共用着一个名称的事实,也决定了它们不可能一直这样互相独立下去(Morling & Evered, 2007)。近来一些研究的出现,似乎在昭示着两个取向走向整合的可能性。这其中,补偿性控制模型(Compensatory Control Model)的提出,为两取向进行概念上的整

合提供了思路;而来自健康领域的研究结论,也为两取向在功能上实现整合奠定了基础。

4.2 概念上整合的可能性:补偿性控制模型的思路

两取向研究结论的分歧,说到底还是两取向在界定和操作性定义上的分歧,故而整合的关键就是对于两取向的次级控制进行概念上的整合。在当前次级控制的研究中,适应取向中 Morling 和 Evered (2006)的定义(接受现实加上自我调节)最受认可,但其过于淡化次级控制与控制感的关系,却令控制取向研究者难以接受。而补偿性控制模型的出现无疑有助于改善这一僵局。

补偿性控制模型是近几年很有影响的一个控制感理论,其基本观点是被剥夺了控制感的人会努力避免由失控而引发的焦虑感,进而做出一系列以获得秩序感为核心的补偿性行为(Kay, Whitson, Gaucher, & Galinsky, 2009; Shepherd, Kay, Landau, & Keefer, 2011),包括相信一个有控制力的神的存在,相信政府的公正性和社会秩序性(Kay, Gaucher, Napier, Callan, & Laurin, 2008),以及更倾向于将无意义图形知觉为有序的(Whitson & Galinsky, 2008)。

可以看出,适应取向的次级控制类似于补偿性控制行为,通过在控制感受到威胁时积极地劝说自己(心理调节),进行认知重构,重新获得一种对情境的理解方式(补偿性控制中的所谓秩序),进而使控制感得到另一种形式的补偿。最近已有研究者指出,较长时间剥夺被试的控制感会使被试形成习得性无助,进而更加寻求采用次级控制,且东方人更符合这一情况(Zhou, He, Yang, Lao, & Baumeister, 2012)。Chipperfield 等(2012)的研究以 79~98 岁的老年人为被试,证明了遵循 Morling 和 Evered (2006)的定义的次级控制(接受现实加上自我调节)能够预测整体的控制感,这也证明了适应取向的次级控制可以与控制感相联系。

遵循着 Chipperfield 等(2012)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次级控制:它是一种主体接受并适应外界的应对策略,可以由丧失控制感所引发,而其使用也会对控制感起到一定的积极影响。也就是说,次级控制是一种适应,但却是一种能够促进控制感的适应。这样在概念上,我们实现了对两取向一定程度的整合,当然这样的整合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但是继续考察适应取向的次级控制与控制感的复杂关系,却不失为整合两取向概

念的一种有效思路。

4.3 功能上整合的可能性：次级控制与健康

对于处在逆境条件下的个体而言，次级控制的使用能够预测更好的身心健康水平，这一点得到了两取向研究结论的共同支持，也成为了两取向最大的共识。控制取向强调次级控制在低控情境中保护个体控制感的作用，而研究结果也支持此时次级控制带来的身心健康结果(Haynes, Heckhausen, Chipperfield, Perry, & Newall, 2009; Ruthig, Chipperfield, Bailis, & Perry, 2008; Tomasik, Silbereisen, & Heckhausen, 2010)。而在适应取向阵营中，此类研究更为丰富，关注的焦点也非常广泛，包括面对自己的健康问题(Swift, Bailis, Chipperfield, Ruthig, & Newall, 2008)，应对重要他人的疾病(Compas et al., 2010; Etchegary, 2009; Fear et al., 2009)，应对学业压力(Hall, 2008)，应对一般的生活压力事件(Calvete, Corral, & Estévez, 2008; DeCarlo Santiago & Wadsworth, 2009; Jaser et al., 2008)等等，而结论也一致支持次级控制对积极结果的预测作用。可见两取向的次级控制具有功能上的等值性，这无疑使整合具有了一定的基础。虽然也有个别研究认为次级控制无益(Halliday & Graham, 2000; Wadsworth, Santiago, & Einhorn, 2009)，但是它们的操作性定义都值得商榷，既不属于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也不符合Morling和Evered(2006)的界定。

还有一部分研究虽然持有适应取向的界定和测量方式，但却十分强调次级控制与首要控制对于人健康的协同作用，而这一点又是与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不谋而合。一些研究者在研究中将次级控制与首要控制归为一个维度，统一叫做有效应对或者积极应对，而实证研究的结果也能够证实这一统合维度的功能适宜性(Kapsou, Panayiotou, Kokkinos, & Demetriou, 2010; Litman & Lunsford, 2009; Sanjuán, Arranz, & Castro, 2012)。有研究者(Kurman, Hui, & Dan, 2012)将“自我提升”联系在首要与次级控制之间，而这种自我提升就是一种通过改变自我，最终改变世界的次级控制策略，兼有首要与次级控制的特点。还有研究者通过训练儿童的在不同环境下灵活运用首要与次级控制的能力，来帮助其应对压力，减少心理症状(Raviv & Wadsworth, 2010)。

以上结论让我们看到，两取向的次级控制都

指向健康结果，而首要控制与次级控制在功能上也可以是互补的，因此不管这里的次级控制是为控制感服务的(控制取向)，还是仅仅为了接受外界(适应取向)，它都是人追求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和谐统一的一种方式。沿着健康领域的现有成果继续研究，我们也许会更好地认识次级控制的功能性，进而通过建立一个结合了首要控制、两种次级控制以及控制感在内的人对环境的适应性模型，来整合两取向的次级控制。

5 小结与展望

自从Morling和Evered(2006)区分了控制—适应的取向对立之后，近年来次级控制这一领域的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两大取向的分界更为分明，控制取向的研究都统一到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之下，而适应取向研究则多使用Morling和Evered(2006)的定义。第二，学者们在自己的研究中更加注意次级控制的界定，次级控制的操作化定义呈现出趋同之势。第三，一些学者开始深入地思考次级控制，带给了我们一些整合两取向的启示。可以说，近几年次级控制领域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研究方面，都有很多新的发展，但当前的次级控制研究仍存在着不少值得继续深入的地方。

首先，取向与界定的不统一已成为次级控制研究进展的一大障碍。虽然两大取向可以各自为战，但使用着同一个名称的现实，还是制约了次级控制研究的发展，而且两大取向还都投入了一部分精力去反复争论，却忽略了两派持有定义根本不同的基本事实。即使是同一取向内，因为定义不同得出相反结论的情况也真实存在着，像前面我们所质疑的压力反应问卷中的分心这一维度，虽然经过因素分析，它和其它几种次级控制策略之间相关性很好，但这并不代表次级控制的概念体系就必须把它纳入进来，使用压力反应问卷来研究次级控制的实证研究中，有的显示次级控制会使被试出现延迟的心理问题(Wadsworth et al., 2009)，这不得不让人感到与压力反应问卷中次级控制的“分心”这一维度有关。要实现界定和操作化定义的统一，两大取向走向整合的道路恐怕势在必行，而像Skinner(2007)提出的将两取向的建构彻底分开研究分开命名的思路并未得到多少支持。这里Chipperfield等人(2012)的主张比较有启

发性,在界定上遵循适应取向 Morling 和 Evered (2006)的定义,进而深入地探讨这样的次级控制与控制感的因果关系,致力于发展出内涵更为丰富的人对环境的适应性模型。之所以倾向于这一定义,首先因为它得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可,而且基于此定义的研究结论也具有高度一致性,再者此界定简单明确。相比而言控制取向的次级控制不够明确,以至于支持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的研究者常常不考虑选择性次级控制而单独研究补偿性次级控制(Chipperfield et al., 2007; Haynes et al., 2009; Tomasik, Silbereisen, & Heckhausen, 2010)。

其次,在研究内容上,对于次级控制影响因素的考察还很有限。当然这方面的研究也并非没有,跨文化研究显然属于此类,还包括考察人格与应对策略对应关系的(Carver & Connor-Smith, 2010; Connor-Smith & Flachsbart, 2007),也有研究将性别因素纳入考虑(Chipperfield et al., 2007; Swift et al., 2008),还有考察多动症(Babb, Levine, & Arseneault, 2010)与依恋类型(Dan, Sagi-Schwartz, Bar-haim, & Eshel, 2011)对于儿童控制策略影响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大都是关于一般性应对的研究,其中对于次级控制的探讨只是一方面,也不够深入。而且,研究所关注的很多都是稳定的因素,而非操纵得来,所以其因果解释力度也有待进一步检验。

再次,次级控制的研究视野也较为局限。通过本文对次级控制的全面介绍,可以看出次级控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应对策略,它还带有着浓厚的社会文化色彩。开头我们曾说过,控制无处不在,次级控制在生活中也很常见。比如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似乎会不得已地或者是习惯性地放弃控制的努力,采取保守的接受现实,适应环境的方式,甚至经常还要为自己的胆怯找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来说服别人,也是安慰自己。所以说次级控制虽是一个人自己的事情,但是却普遍存在于我们中间,是有其文化根源的。它有益于个体健康,但过度使用却可能不利于社会进步。在这些方面现有的研究还缺乏关注。因此有必要将次级控制与中国的本土文化和社会现实相结合,通过对其影响因素的进一步揭示,发展出内涵深刻的研究结论与理论模型,为社会管理和公民教育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次级控制也有着很大改进的空间,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目前有价值的实验研究偏少,这也造成了上面所说的对影响因素的探讨过于单薄的问题。对于问卷法施测,也有必要运用整合两取向思想的界定,重新编制或修订针对于中国文化背景的问卷,使其能够为我们理解今日中国之现实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 王大华, 申继亮, 陈勃. (2002). 控制理论: 诠释毕生发展的新视点. *心理科学进展*, 10(2), 168-177.
- Achebe, C. (2010). Igbo women in the Nigerian-Biafran War 1967-1970: an interplay of control.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40(5), 785-811.
- Babb, K. A., Levine, L. J., & Arseneault, J. M. (2010). Shifting gears: Coping flexibility in children with and without ADH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34(1), 10-23.
- Bauer, I., & Wrosch, C. (2011). Making up for lost opportunities: The protective role of downward social comparisons for coping with regrets across adulthood.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7(2), 215-228.
- Bauer, I., Wrosch, C., & Jobin, J. (2008). I'm better off than most other people: The role of social comparisons for coping with regret in young adulthood and old age. *Psychology and Aging*, 23(4), 800-811.
- Calvete, E., Corral, S., & Estévez, A. (2008). Coping as a mediator and moderator betwee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symptom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4(8), 886-904.
- Carver, C. S., & Connor-Smith, J. (2010). Personality and coping.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1, 679-704.
- Carver, C. S., Scheier, M. F., & Weintraub, J. K. (1989). Assessing coping strategies: A theoretically based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2), 267-283.
- Chen, E. (2012). Protective factors for health among low-socioeconomic-status individual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3), 189-193.
- Chen, E., & Miller, G. E. (2012). "Shift-and-Persist" strategies why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isn't always bad for health.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7(2), 135-158.
- Chipperfield, J. G., Newall, N. E., Perry, R. P., Stewart, T. L., Bailis, D. S., & Ruthig, J. C. (2012). Sense of control in late life: Health and survival implica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8(8), 1081-1092.

- Chipperfield, J. G., & Perry, R. P. (2006). Primary-and secondary-control strategies in later life: Predicting hospital outcomes in men and women. *Health Psychology, 25*(2), 226–236.
- Chipperfield, J. G., Perry, R. P., Bailis, D. S., Ruthig, J. C., & Loring, P. C. (2007). Gender differences in us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control strategies in older adults with major health problems. *Psychology and Health, 22*(1), 83–105.
- Compas, B. E., Champion, J. E., Forehand, R., Cole, D. A., Reeslund, K. L., Fear, J., ...Roberts, L. (2010). Coping and parenting: Mediators of 12-month outcomes of a family group cognitive-behavioral preventive intervention with families of depressed parent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8*(5), 623–634.
- Connor-Smith, J. K., Compas, B. E., Wadsworth, M. E., Thomsen, A. H., & Saltzman, H. (2000). Responses to stress in adolescence: Measurement of coping and involuntary stress response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8*(6), 976–992.
- Connor-Smith, J. K., & Flachsbart, C. (2007). Relations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coping: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3*(6), 1080–1107.
- Dan, O., Sagi-Schwartz, A., Bar-haim, Y., & Eshel, Y. (2011). Effects of early relationships on children's perceived control: A longitudinal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35*(5), 449–456.
- DeCarlo Santiago, C., & Wadsworth, M. E. (2009). Coping with family conflict: What's helpful and what's not for low-income adolescents.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18*(2), 192–202.
- Dufton, L. M., Dunn, M. J., Slosky, L. S., & Compas, B. E. (2011). Self-reported and laboratory-based responses to stress in children with recurrent pain and anxiety. *Journal of Pediatric Psychology, 36*(1), 95–105.
- Etchegary, H. (2009). Coping with genetic risk: Living with Huntington Disease (HD). *Current Psychology, 28*(4), 284–301.
- Fear, J. M., Champion, J. E., Reeslund, K. L., Forehand, R., Colletti, C., Roberts, L., & Compas, B. E. (2009). Parental depression and interparental conflict: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self-blame and coping respons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3*(5), 762–766.
- Gould, S. J. (1999). A critique of Heckhausen and Schulz's (1995) life-span theory of control from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Psychological Review, 106*(3), 597–604.
- Haase, C. M., Poulin, M. J., & Heckhausen, J. (2012). Happiness as a motivator: Positive affect predicts primary control striving for career and educational goal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8*(8), 1093–1104.
- Haase, C. M., Heckhausen, J., & Köller, O. (2008). Goal engagement during the school-work transition: Beneficial for all, particularly for girls.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8*(4), 671–698.
- Hall, N. C. (2008). Self-regul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control in achievement settings: A process model.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7*(10), 1126–1164.
- Hall, N. C., Perry, R. P., Chipperfield, J. G., Clifton, R. A., & Haynes, T. L. (2006). Enhanci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control in achievement settings through writing-based attributional retraining.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5*(4), 361–391.
- Halliday, C. A., & Graham, S. (2000). "If I Get Locked Up, I Get Locked Up": Secondary control and adjustment among juvenile offender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6*(5), 548–559.
- Haynes, T. L., Heckhausen, J., Chipperfield, J. G., Perry, R. P., & Newall, N. E. (2009). Primary and secondary control strategies: Implications for health and well-being among older adults.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8*(2), 165–197.
- Heckhausen, J., Schulz, R., & Wrosch, C. (1999). *Optimiz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control scales (OPS-Scales)*: (Technical Report). Berlin: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Human Development.
- Heckhausen, J., Wrosch, C., & Schulz, R. (2010). A motivational theory of life-span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117*(1), 32–60.
- Heckhausen, J., & Schulz, R. (1995). A life-span theory of control. *Psychological Review, 102*(2), 284–304.
- Jaser, S. S., Champion, J. E., Dharamsi, K. R., Riesing, M. M., & Compas, B. E. (2011). Coping and positive affect in adolescents of mothers with and without a history of depression.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3), 353–360.
- Jaser, S. S., Fear, J. M., Reeslund, K. L., Champion, J. E., Reising, M. M., & Compas, B. E. (2008). Maternal sadness and adolescents' responses to stress in offspring of mothers with and without a history of depression.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 37*(4), 736–746.
- Jaser, S. S., & White, L. E. (2011). Coping and resilience in adolescents with type 1 diabetes. *Child: Care, Health and Development, 37*(3), 335–342.
- Kapsou, M., Panayiotou, G., Kokkinos, C. M., & Demetriou, A. G. (2010). Dimensionality of coping: An empir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 validation of the Brief-COPE with a greek-speaking sample.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15*(2), 215–229.
- Kay, A. C., Gaucher, D., Napier, J. L., Callan, M. J., & Laurin, K. (2008). God and the government: Testing a

- compensatory control mechanism for the support of external system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1), 18–35.
- Kay, A. C., Whitson, J. A., Gaucher, D., & Galinsky, A. D. (2009). Compensatory control: Achieving order through the mind, our institutions, and the heaven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5), 264–268.
- Kurman, J., Hui, C. M., & Dan, O. (2012). Changing the world through changing the self understanding a new control strategy through self-reported coping plans in two cultur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3(1), 15–22.
- Lacković-Grgin, K., Grgin, T., Penezić, Z., & Sorić, I. (2001). Some predictors of primary control of development in three transitional periods of life.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8(3), 149–160.
- Lam, A. G., & Zane, N. W. S. (2004). Ethnic differences in coping with interpersonal stressors: A test of self-construals as cultural mediator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5(4), 446–459.
- Lamoreaux, M., & Morling, B. (2012). Outside the head and outside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Further meta-analyses of cultural product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3(2), 299–327.
- Litman, J. A., & Lunsford, G. D. (2009). Frequency of use and impact of coping strategies assessed by the COPE Inventory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to post-event health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14(7), 982–991.
- McCarty, C. A., Weisz, J. R., Wanitromanee, K., Eastman, K. L., Suwanlert, S., Chaiyasit, W., & Band, E. B. (1999). Culture, coping, and context: Primary and secondary control among Thai and American youth.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0(5), 809–818.
- Miller, P. A., Kliewer, W., & Partch, J. (2010). Socialization of children's recall and use of strategies for coping with interparental conflict.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19(4), 429–443.
- Morling, B., Kitayama, S., & Miyamoto, Y. (2002). Cultural practices emphasize influ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djustment in Japa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8(3), 311–323.
- Morling, B., Kitayama, S., & Miyamoto, Y. (2003). American and Japanese women use different coping strategies during normal pregnanc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9(12), 1533–1546.
- Morling, B., & Evered, S. (2006). Secondary control reviewed and defined.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2(2), 269–296.
- Morling, B., & Evered, S. (2007). The construct formerly known as secondary control: Reply to Skinner (2007).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3(6), 917–919.
- Morling, B., & Fiske, S. T. (1999). Defining and measuring harmony contro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3(4), 379–414.
- Poulin, M. J., & Heckhausen, J. (2007). Stressful events compromise control strivings during a major life transition. *Motivation and Emotion*, 31(4), 300–311.
- Raviv, T., & Wadsworth, M. E. (2010). The efficacy of a pilot prevention program for children and caregivers coping with economic strain.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34(3), 216–228.
- Rothbaum, F., Weisz, J. R., & Snyder, S. S. (1982). Changing the world and changing the self: A two-process model of perceived contro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2(1), 5–37.
- Ruthig, J. C., Chipperfield, J. G., Bailis, D. S., & Perry, R. P. (2008). Perceived control and risk characteristics as predictors of older adults' health risk estimate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8(6), 667–688.
- Ryan, R. M., & Deci, E. L. (2002). Overview of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 organismic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In E. L. Deci & R. M. Ryan (Eds.), *Handbook of self-determination research* (pp. 3–33). Rochester, N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 Sanjuán, P., Arranz, H., & Castro, A. (2012). Pessimistic attributions and coping strategies as predictor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people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17(6), 886–895.
- Sasaki, J. Y., & Kim, H. S. (2011). At the intersection of culture and religion: A cultural analysis of religion's implications for secondary control and social affili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2), 401–414.
- Shepherd, S., Kay, A. C., Landau, M. J., & Keefer, L. A. (2011). Evidence for the specificity of control motivations in worldview defense: Distinguishing compensatory control from uncertainty management and terror management process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7(5), 949–958.
- Skinner, E. A. (2007). Secondary control critiqued: Is it secondary? Is it control? Comment on Morling and Evered (2006).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3(6), 911–916.
- Spector, P. E., Sanchez, J. I., Siu, O. L., Salgado, J., & Ma, J. H. (2004). Eastern versus western control beliefs at work: An investigation of secondary control, socioinstrumental control, and work locus of control in China and the US.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53(1), 38–60.
- Stephens, N. M., Hamedani, M. Y. G., Markus, H. R., Bergsieker, H. B., & Eloul, L. (2009). Why did they “choose” to stay? Perspectives of hurricane katrina observers and

- survivor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7), 878–886.
- Swift, A. U. A. A., Bailis, D. S., Chipperfield, J. G., Ruthig, J. C., & Newall, N. E. (2008).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adaptive influence of folk belief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life satisfaction in aging. *Canadian Journal of Behavioural Science/Revue Canadienne Des Sciences Du Comportement*, 40(2), 104–112.
- Tobin, S. J., & Raymundo, M. M. (2010). Causal uncertainty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ccommodation (secondary contro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3), 371–383.
- Tomasik, M. J., & Salmela-Aro, K. (2012). Knowing when to let go at the entrance to university: Beneficial effects of compensatory secondary control after failure. *Motivation and Emotion*, 36(2), 170–179.
- Tomasik, M. J., Silbereisen, R. K., & Heckhausen, J. (2010). Is it adaptive to disengage from demands of social change? Adjustment to developmental barriers in opportunity-deprived regions. *Motivation and Emotion*, 34(4), 384–398.
- Tomasik, M. J., Silbereisen, R. K., & Pinquart, M. (2010). Individuals negotiating demand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European Psychologist*, 15(4), 246–259.
- Ucanok, Z. (2002). Developmental regulation across adulthood: An investigation of control strategies. *Tuerk Psikoloji Dergisi*, 17, 1–19.
- Wadsworth, M. E., & Santiago, C. D. C. (2008). Risk and resiliency processes in ethnically diverse families in poverty.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2(3), 399–410.
- Wadsworth, M. E., Santiago, C. D. C., & Einhorn, L. (2009). Coping with displacement from Hurricane Katrina: Predictors of one-year post-traumatic stress and depression symptom trajectories. *Anxiety, Stress, & Coping*, 22(4), 413–432.
- Wang, Z. H., & Gan, Y. Q. (2011). Coping mediates between social support, neuroticism, and depression after earthquake and examination stress among adolescents. *Anxiety, Stress, & Coping*, 24(3), 343–358.
- Watson, J. S., & Ramey, C. T. (1972). Reactions to response-contingent stimulation in early infancy.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8(3), 219–227.
- Whitson, J. A., & Galinsky, A. D. (2008). Lacking control increases illusory pattern perception. *Science*, 322(5898), 115–117.
- Wong, W. C., Li, Y., & Shen, J. L. (2006). The Gould versus Heckhausen and Schulz debate in the light of control processes among Chinese students. In A. M. Columbus (Ed.), *Advances in psychology research* (Vol. 46, pp. 129–164). Hauppauge, NY: Nova Science.
- Wrosch, C., & Schulz, R. (2008). Health-engagement control strategies and 2-year changes in older adults' physical health.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6), 537–541.
- Yao, S. Q., Xiao, J., Zhu, X. Z., Zhang, C. C., Auerbach, R. P., & McWhinnie, C. M., ... Wang C. Y. (2010). Coping and involuntary responses to stress in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responses to stress questionnai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92(4), 356–361.
- Zhou, X. Y., He, L. N., Yang, Q., Lao, J. P., & Baumeister, R. F. (2012). Control deprivation and styles of think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3), 460–478.

Control or Fit: Two Orientations of Secondary Control Research

YANG Shenlong; GUO YongYu; LI Jing; BAI Jie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Adolescent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Hubei Human Development and Mental Health Key Laborator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Secondary control is a kind of coping strategies when we are faced with threats to our motivation for perceived control. It was first defined as an attempt to fit in with the world and to “flow with the current”. During its development, however, different explanations arose, leading to the so-called divergence of control-focus versus fit-focus orientation. The control-focus and fit-focus hold different view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condary control and primary contro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condary control and perceived control, and cultural influences in secondary control. Recently Compensatory Control Model and the researches on health offer possibility to integrate the two orientations conceptually and functionally. Future research should be engaged in integrating the definition further, extending our research fields, as well as exploring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by an increasing use of experimental methods.

Key words: secondary control, control-focus, fit-focus